



紅潮並無出現、民主黨輸少當贏

美國中期選舉的投票已經結束，許多分析家所預期的「紅潮」並沒有出現，民主黨以一席之差保住了參議院的控制權（50 席對 49 席）；在眾議院，共和黨則大有斬獲，在執筆之際，共和黨贏取了 218 席，民主黨只有 210 席，去年民主黨在眾議院中佔有 222 席，共和黨只有 212 席，現在眾議院兩者的形勢已經逆轉，共和黨已經成為眾議院的多數黨，佔有壓倒性優勢，民主黨只能夠將輸少當贏。

總的來說，這個賽果可算是五五開，從好處看，美國選民並不是一面倒；從壞處看，未來兩年美國政壇可能陷入膠着狀態，兩黨會繼續相持不下，許多政治社會問題會原地踏步。

在選舉前後，許多參政人士和選民都表達出對兩黨惡鬥、立場極端感到厭倦，例如新罕布什爾州新當選的共和黨州長克里斯·蘇努努（Chris Sununu）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人一直在要求更加溫和的（立場），但共和黨裏面有些人卻不願意聆聽。」公平地說，其實民主黨亦堅持許多極端的立場，兩黨都有許多違反常識的政策和做法，在過去我已經寫過不少文章批評共和黨，今次我想集中討論左派的問題。

維護傳統文化是種族主義嗎？

左派經常批評共和黨支持白人至上主義、白人國族主義、基督徒國族主義，他們認為這些思想建構在一個神話上面：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上帝揀選了美國。保守派聲言

要維持傳統的文化價值，但這些所謂傳統價值，無非是以白種人佔主導地位的文化，故此這些人反多元化、反民主。

過去筆者曾經在不少講座和文章中明確地表達自己反對白人至上主義的立場，我並不否認美國有種族歧視，然而，並非所有維護傳統文化的白人和基督徒都是種族主義者，從社會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其實他們的反應是屬於人之常情。

打個比方說，西藏擁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但自從漢人大批地湧入西藏之後，許多寺廟受到破壞，本地人原來的生活方式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那麼，他們在心理和行動上出現反彈是必然的，但你可以指控西藏人是種族主義者、佛教國族主義者嗎？

推動多元化的手法是反其道而行嗎？

民主黨、自由派對非法移民敞開大門，根本是慷他人之慨。無可置疑，大量非法移民擾亂了原本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但任何反對聲音都被指控為「排他、仇外、沒有愛心」，這樣去要求人去接納難以承受的重擔，豈不是一種道德勒索？左派指控共和黨、保守派反多元化、反民主，但他們卻不惜以歧視、不平等、不公義的手段去達到多元化這遠大的理想。舉例說，基於平權法案，現在美國有超過四十個州接受以種族為大學錄取新生的條件之一，只有八個州是例外：亞利桑那州、加州、佛羅里達州、愛達荷州、密歇根州、內布拉斯加州、俄克拉荷馬州、華盛頓州。這種平權措施令亞裔學生處於不利的地位，說得更加坦白，亞裔學生受到歧視！



吊詭的是，許多左派人士促進多元化和維護少數族裔權益的做法是反多元、反民主的，例如兩年前非裔人士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殺害後，美國多個城市爆發了抗議活動，其中一些示威演變成暴動。當時自由派團體「公民分析」（Civis Analytics）的政策分析師大衛·肖爾（David Shor）在推特發佈了一項研究，他指出：1960年代的暴力抗議活動導致民主黨人在選舉中受挫。肖爾顯然是出於善意而發出建設性的提議，但結果受千夫所指，他被指控為「反黑人」，甚至很快被公民分析解僱。這並不是個別、孤立的現象，著名作家和律師溫德·卡米納（Wend Kaminer）與曼哈頓學院高級研究員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都指出：許多美國人因為說了政治不正確

的話而失去工作，或者受到不同形式的懲罰。後者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左派人士以為自己的一套就是真理的化身，動輒將發出不同聲音的人扣上「種族主義」的標籤，甚至要將他們滅聲。

要求出示身份證是欺壓弱勢社群嗎？

一些左派人士維護少數族裔權益的做法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在選舉之前，左派批評共和黨在全國各地通過了數百項選舉法，其意圖是令某些弱勢社群更難投票，這些所謂「選民壓制」（Voter suppression）的措施包括了要求投票人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請問，我可以在圖書館借書而不出示圖書證嗎？我可以到銀行兌現支票而不出示 銀行咭或者任何身份證明文件嗎？為什麼投票可以是例外呢？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所提出的反駁是：許多美國人都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這些合資格選民不成比例地是低收入人士、少數族裔、老年人、殘疾人。這些人難以獲得身份證，因為他們負擔不起申請身份證的費用，申請身份證的文件費、車馬費和其他費用的總成本估計在 75 美元到 175 美元之間。而且，殘疾人、老年人、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很難親身去領取身份證。

這是完全違反常識的詭辯！去解決這些障礙並不困難，志願團體可以出錢贊助這些負擔不起費用的申請人，或者政府可以豁免這類人士的費用，甚至可以為傷殘人士、老年人、農村居民提供上門服務，或者採用 Zoom 之類的遙距服務處理。畢竟，這些沒有證件的選民只是少數，但為了少數人而要求取消投票時出示身分證，這情況好像是因為有些屬於弱勢社群的學生無法考取優異的 SAT 成績，於是一些大學索性取消所有申請人呈交 SAT 分數！

不需要嚴格審查選民資格好像是不需要安裝防毒軟件

另一個反對嚴厲防止選舉舞弊的理由是：因為在過去只是發現了極少數的選舉舞弊案例，所以沒有必要執行嚴格的審查選民措施。請聽我說這個比喻：很多年之前筆者在某大學工作，當時我任職的部門完全沒有安裝任何防病毒軟件在電腦上，我自掏荷包買了防毒軟件，安裝之後我不時遇上病毒入侵事件，於是我通知電腦部門主管，希望她盡快亡羊補牢，她回答說：「沒有這個必要，過去十幾年我從未發現過在電腦上有任何病毒。」我不禁啼笑皆非，沒有防毒軟件，她又怎麼知道電腦沒有染上病毒呢？我相信聰明的讀者已經領會到這個比喻的含意。同樣道理，沒有檢查身份證，你又怎會知道對方是否造假呢？

先此聲明，我並不接受前總統特朗普在 2020 年大選之後不承認選舉結果和關於選舉舞弊的指控，但我仍然贊成嚴格地審查選民資格，其實這樣做對民主黨是有好處的，設立

了嚴格審查，民主黨便更加有理據去反駁選舉舞弊的投訴。若果這是雙方同意的遊戲規則，那就要願意服輸。

結語

在某個意義來說，美國並不算是一個真正的多元化社會，多元化應該包含了一個寬闊的光譜，然而，現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都趨於極端化，所有議題都陷於非黑即白，中間派、溫和派並沒有很多選擇。

每次收到選票，筆者都感到十分無奈！

2022 年 11 月 16 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